

金田一探案集 05

よるあるく

(日) 横沟正史 著
林嘉树 译

夜行



南海出版公司

金田一探案集

05

夜行

〔日〕横沟正史 著

林嘉树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行/〔日〕横沟正史著;林嘉树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13.1
(横沟正史作品)
ISBN 978-7-5442-6412-9

I.①夜… II.①横…②林… III.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707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2-109

YORU ARUKU

by SEISHI YOKOMIZO

© Seishi YOKOMIZO 1973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73 by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422382

夜行

〔日〕横沟正史 著

林嘉树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恩凡
特邀编辑 周亚灵
装帧设计 金山 张艺宸
内文制作 博远文化

印 刷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412-9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第一章 汝勿夜行

佻倭画家

“反正事情很麻烦，简直就是脑子有问题。她真是疯了，完完全全疯了……你说什么？不错，一直以来，她的脾气的确说变就变。只不过这次却不是仅仅用一句变化无常就说得过去的，其中肯定有隐情，就连我都觉得有些害怕了。我跟你讲，别看我成天吊儿郎当的样子，其实我是个相当普通的人，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普通人。虽然有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像是地痞流氓，偶尔说些吓唬人的话，干些吓唬人的事情。其实，说到底，那些都不过是虚荣心罢了，真正的我是非常谨小慎微的。我不想被人轻易看穿，所以才会故意伪装成那样。鱼也好，昆虫也好，越是柔弱无力的动物，越是会把自己伪装成张牙舞爪的样子。你难道不觉得我跟它们差不多吗？确实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地痞流氓，而且还动不动就说狠话吓唬人，但是实际上，我的内心是极其小心谨慎的。你不也曾经说过嘛，说我就是个人来疯，就喜欢在别人面前显摆自己的恶习……你说得一点都没错。说来说去，就是一种爱好罢了，并不能代表我的本性。所以说，在那些旁观者看来，可能会觉得是放荡不羁的行为，对于我而言，心里面其实是有分寸的。也许

有时候一不小心，有可能会面临触犯社会道德底线的危险，但是每一次我都能够及时回头，这种小菜一碟的事情，我还是能够办到的。但是，要说到那个家伙……对于那个女人来说，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在她的眼中，什么所谓的道德不道德，统统都是摆设。真是让人头疼，简直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喂，听见没有，你倒是说句话啊。”

“你想让我说什么？我根本就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不明白？怎么可能会不明白呢？我费了半天劲，说了这么多话，你竟然跟我不明白？你平时不是老夸自己，说自己的感觉如何如何敏锐吗？”

听完仙石直记的话，我先是呵呵地笑了笑，接着便点着了一支手工卷制的香烟，不紧不慢地吸了一口，顺便观察了一下醉眼朦胧的他。我心里面很清楚，一般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的态度越是显得镇定自若，对方就会变得越来越迫不及待。然而，不知道今天是因为什么缘故，仙石与往日表现得截然不同，并没有流露出任何焦急的神态。怎么回事，看来这家伙今天的确有些无精打采啊。

“即便是感觉再敏锐的人……事先声明一下，我可不是感觉敏锐的人……反正就是说，感觉敏锐的人或许真的可以从一堆没有实际意义的废话当中，提炼出某些有用的东西。但是，对于从喝醉酒的人嘴里说出来的胡话，你越是想认真把握，到头来越是会让自己吃苦受累，最后反倒把自己弄得比傻子还要傻。”

“我喝醉了吗？看来我……哈哈，真的是喝醉了。从刚才一直喝到现在，的确喝了不少酒呢。”

直记把带过来的三得利倒进玻璃酒杯当中，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由于喝得晕晕乎乎，他的手开始不自觉地哆嗦起来，以至于酒杯竟有半杯都洒到了桌子上。这瓶酒本来是他作为礼物带过来给我的，现如今竟然被他自己喝得差不多了。总之，对于眼前的这个人而言，像今天这样一蹶不振的状态，还真是很少见。

“不过，话说回来，事情的大概你应该清楚吧。你肯定能明白我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要说明白，也大概能猜出八九分。你说的那个人应该指的就是八千代，对不对？”

直记用那双醉醺醺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从他的眼神当中，我感到了某种异常的可怕气氛，不由得全身打了个冷战。那双长得酷似渔网眼形状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在酒精的作用下，就好像是撒了一层云母粉末似的，正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然而，就在云母的光泽之下，我却分明感受到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异样的恐惧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看来这家伙并没有真的喝醉……我立刻警觉起来。直记似乎觉察到了我的神态变化，赶紧慌慌张张地低下了头，又朝酒杯里倒起了威士忌。

“你说得没错，就是那个女人。据说，这次她准备结婚了。”

“八千代今年到底多大年龄了啊？”

“二十三岁……不对，应该是二十四了。”

“二十四岁的话，也不算早了。人家打算结婚，应该说是件喜事呀。到了这个年纪，结婚嫁人也很正常。”

“是的。确实是像你所说的那样。不过，也得看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吧。”

“你的意思是说，将要和她结婚的那个人不怎么好，是吗？”

直记一脸的凝重，轻轻点了点头。

“究竟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不对，这种事情就算跟我说了，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你还别说，这件事情，我还真的要跟你好好说道说道。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为了跟你说这件事情，才特意到你这儿来的。你会听我说吧？就算你不想听，我也非得跟你说不可……”

“……但是，你这样让我很为难啊。要知道，仙石，你听好了，对

于八千代，我一点都不了解。虽然时不时地会从你口中听到一些关于她的事情，但是时至今日，我跟她从来就没有见过面。尽管我以前看过她的照片，知道她是个美女。不过，除此之外，关于她，我的确是一无所知。既然如此，管她结不结婚，我为什么非听不可呢？”

“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相信你啊。”

“我说仙石，你是认真的吗？”

“这还用说吗。你听好了啊，寅太。这是一件不得不说的事情，无论是跟谁说，终究有一天是要说的。然而，我对一般的人实在是信不过。当然了，你屋代寅太除外。我相信你，估计你自己心里面也清楚。我知道，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在没有我的许可的情况下，你是绝对不会向旁人透露哪怕一星半点的。你说我说得对不对？”

“能够博得你的信任，可真是一件少有的幸事啊……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接下来要说的事情，绝对不可以向旁人说，是吗？”

“绝对不可以。关于这一点，在跟你说之前，必须得事先跟你强调一下。”

“你还是饶了我吧。求求你还是别信任我了。不信任我没有关系，只是希望你不要跟我说这么沉重的话题。”

“哈哈，那可不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嘴上说不让我说，其实心里面不知道怎么好奇呢。我还不了解你啊？另外，我之所以跟你说这件事情，实际上还有一个别的原因。具体是怎么回事，等到时候我再跟你慢慢解释。这下可以了吧，寅太。下面我就要开始说了。”

仙石直记这个人就性格而言，在有些方面可算得上是偏执狂，头脑容易发热，只要是他愿意投入精力去做的事情，就连九头牛都拉不回来。而且，每当这样的的时候，他总是会变得蛮横不讲情理，从来不考虑别人的心理感受，一个劲地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而我本来就生性懦弱，面对他的蛮不讲理，最后屈服的总是我。事后有时候自己也会觉得后悔，觉得懊恼不已。然而，如果下次再遇到他，我还是会同样地被他的气焰

所压倒。

这次同样如此。虽然我已经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出了自己的不情愿，但是直记却依旧什么都不管不顾，径自强加过来。

“话说回来，说到那个人……”

话刚刚起了个头，他却突然换了一种口气。

“算了……不说他了……对了……你听说过那件事情吧？就是去年发生在鲜花夜总会的那件佝偻画家被人袭击的事。”

我吃了一惊，将目光转移到直记的脸上。一方面是因为话题转移到了别的方向，另一方面是因为直记所说的事情确实很离奇。虽然已经过去超过半年了，然而在我的脑海深处，始终觉得那件事很蹊跷。

关于那件事情，在此还是先跟大家交代一下。

二战之后，夜总会犹如雨后春笋一般大量涌现出来，而鲜花夜总会就是其中之一，地点在银座。我只不过是三流小说家，自然没有能力在那种地方潇洒地挥金如土，所以对鲜花夜总会其实并不是太熟悉。但是，根据我从直记那里听到的传闻，好像在夜总会行业里算是非常豪华的那种了。

“就算是在夜总会行当里，也得分出个三六九等来呢。好多夜总会以前其实就是末流的咖啡厅，即便现在生意也依然冷清。鲜花夜总会跟它们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首先地段选得好，就在尾张町往里面一点。刚开始只不过是把一栋被烧过的大楼一层给修了修便开门营业了。不过，由于正好赶上战争刚结束不久，又经过这么一折腾，最后反倒成大气候了。要是放在现在的话，有建筑规划法之类的限制，任凭你再怎么折腾也不可能有那样的规模。建筑面积也大，内部装修也相当讲究。怎么看也不像是在战败国会出现的東西。或者准确一点说，正是因为成天想的都是这样的东西，才会在战争中一败涂地吧……哈哈，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可没那兴致去苦口婆心地说教，去激昂悲愤地陈词。总之，在东京来讲，那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好地方。在那里表演的乐队，可真叫一个棒。能够参加演出的人，也都是相当有水准的。当然了，与此相应，价格确实比其他地方要高出许多。简直是人都当傻子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经常去那种地方的都是一些在黑市上摸爬滚打的人物，有买的，有卖的，还有做中介生意的……像你这样的正人君子可不适合去那种地方。”

话虽然说得好听，但似乎直记去那个地方的次数比谁都多。

回过头来，还是说说发生在去年十月份的事情。案发之后，我集中查阅了一下当时的报纸，确定案件应该发生在十月三日。就在当天，一个女人走进了鲜花夜总会。这个女人大约二十岁，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女，目击者众口一词地如此说道。由于她的穿衣打扮相当时髦，所以可以判断，能在那样的时代有如此装扮的人，肯定是新贵阶层中的佼佼者。据说她的出现着实羡慕死了当时夜总会里的女人们。

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女人的昙花一现虽然引起了全场的热切关注，但是后来，当她东窗事发的时候，整个夜总会里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准确地描述出当时她所穿的衣服。有人说她穿着一件黑色的毛皮外套，而有人却说她明明是穿着一件让人眼前一亮的粉红色外套。仅是外套就能出现如此差异甚远的回答，更不要说她身上衣服的款型样式了，答案简直是千奇百怪。不光是身上的衣服，关于容貌的描述也是如此。只在一点上，大家的意见出奇的一致。那就是，女人绝对称得上是一位倾国倾城的美人。然而，要说到究竟是怎么个倾城倾国法，大家却又各有各的说道。

有人说她下巴圆圆的，总体而言是位颇具现代感的美女。然而反对的人却说，她长着一张瓜子脸，属于古典美女。再说化妆。有人说她出现时浓妆艳抹，不过与此同时，又有别的证人站出来说，好像她当时只是略施粉黛而已。世人总会从自己的角度来观察事物，的确不怎么靠得住。调查来调查去，没有找出半条能够说明那个女人真实身份的有效证据。

另外还听说，在那个女人的身边，当时有三个追随者。事情发生之后，三个追随者受到了警方的严密调查。但是，从他们的口中得到的线索却跟之前一样，依旧含糊不清。实际上，所谓追随者，不过就是三个年纪轻轻的大学生罢了，而且当时三个人都喝得迷迷糊糊的，他们既没有兴趣，也没有工夫去过多地留意一个女人的穿着和装扮。

三个大学生是这么说的。

“本来我们几个在银座的一家叫郁金香的酒吧里面喝酒。喝着喝着，那个女人就进来了……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女人只顾着自己一个人喝闷酒。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她先提出来的，还是我们先打招呼的，说要不然干脆聚在一起喝得了。于是我们便跟她一起喝起酒来。那个女人实在是太能喝了，就那么一杯接一杯，喝了好多杯威士忌。后来大家喝得差不多都有些醉了的时候，那个女人让我们带她去找个更好玩的地方。于是，我们就去了鲜花夜总会。结账的时候，钱都是那个女人付的。而且她不光把我们在一起喝酒时的账给付了，就连我们三个人之前的那一部分也都给付了。不管是怎么回事，反正那个女人肯定是个很有钱的主儿。”

负责调查的警察不厌其烦地反复向三个人确认一件事情：究竟是谁先提议说要去鲜花夜总会的，是你们提的，还是那个女人先提的？关于这个问题，三个人的回答简直像是事先商量好的一般，内容完全一致。他们的证词如下：

“是我们提的。那个女人虽然是说过要找一个更有意思的地方去玩，但是最先提出去鲜花夜总会的确确实是我们。在我们提议之前，她甚至似乎连鲜花夜总会是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她当时还反问我，说那是什么地方。我们便告诉她说是一家夜总会。那女人说舞厅她知道一些，夜总会还从来没有去过，非得让我们带她去见识见识。所以，要说那女人一开始就把目标锁定了鲜花夜总会，打死我也不会相信。”

三男一女，一共四个人，来到鲜花夜总会的时间是在八点钟左右。

女人在此之前已经喝得将醉，来了之后又接着喝了不少。可以想见，在案件发生的时候，她早已经喝得不省人事，就差没有倒在地上了。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佝偻画家蜂屋小市走了进来。按照当时和他一起进去的两位友人约而的说法，蜂屋小市虽然也已经喝得醉眼惺忪了，但是还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始终保持着矜持。而且，虽然小市在身体上有着含胸驼背这一缺陷，但是除此之外，单从外貌上来讲，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足以令别人心里面不舒服的地方。虽然是个佝偻，但实际上小市可称得上是一位十足的美男子。他相当注重自己的仪表举止，总是穿着一身白衬衫，系着黑色的领结。西裤永远能够看见笔挺的中线，脚上的皮鞋从来都擦得锃明瓦亮。蜂屋小市不仅仅是个家财万贯的有钱人，同时也是很有品位的时尚人士。

不过，当那个女人看到小市和他的两位友人一边说说笑笑，一边走进夜总会大门的那一瞬间，她的脸色倏地变得异常起来。——这是那三个大学生在接受讯问时，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所供述的内容。总之，女人在看到小市的那一刹那，就好像是受到了某种刺激似的，显得极其吃惊，整个人在瞬息之间便完全醒了酒，两只大大的眼睛瞪得溜圆，嘴唇哆哆嗦嗦地不停颤动着。突然间，她刷地站起身来，就好像是在水中潜泳一般，晃晃悠悠地朝着小市的方向奔了过去。还没等他人反应过来，那女人便喊道：“畜生，你这个畜生，今天我终于把你给等到了！”说着，女人从随身携带的皮包里面掏出手枪，扣动了扳机。

面对眼前的阵势，小市就好像是被人抽取了骨头似的，手脚瘫软地倒在了夜总会的地板上。

古神家族

说到这里，还是要先跟读者朋友们交代一下，以下我所要讲述的，

是一连串惨绝人寰的杀人事件。也许会有人嘲笑我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哪里还会发生这么荒诞无稽的事情啊。不过，请大家听我说，这些杀人事件还真的就像近代志怪小说里描述的那样，充满了噩梦般的诡异，带着灵异，展示着奸邪。不仅如此，它还贯穿着家族之间的诅咒，散发着来自古代的气息。

故事本身是如此的灵异与离奇，而一旦追溯其由来的话，将会发现，它们又是那么的深刻久远，那么的扑朔迷离。憎恶仇视、贪得无厌、迷信妄想、嫉妒悔恨……所有可怕的要素都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在最开始或许曾经有过勉强平衡的时候，然而总会有那么一天，平衡终将被打破，罪恶和欲念终将爆发。可以说，我要讲述的所谓世所罕见、惨绝人寰的杀人事件，就是那次爆发的直接结果。由此可知，如果真想追溯这些故事的最初发端，必定要回到那复杂而且幽远的古老岁月。不过，我们还是先从故事的导火线开始说起，那便是我们上面谈到过的，发生在鲜花夜总会里的佝偻画家遭袭事件。可以说，这件曾经轰动一时、动机不明的事件，只是古神家族杀人事件的开端罢了。

“你说的那件事情，我也曾经有所耳闻。我和蜂屋小市虽然关系没有那么亲近，但也不是一点交道都没有打过。说起来，那天晚上我还在银座见过他呢。结合案情来考虑的话，正好就是在他去鲜花夜总会之前。”

“嗯，我希望你能听我说话，这件事可以算是原因之一。关于蜂屋小市这个人，性格人品什么的，我估计你应该也知道不少吧？”

“不，我不大清楚那个人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跟他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交往。不过你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那个向蜂屋开枪的女人，据说后来就那么大摇大摆地当场逃走了，是吗？”

“是的。从那以后便杳无声息，看来是完完全全地逃出警察的视线了。”

直记整个人看起来一副很是无精打采的样子。忽然间，我似乎明白

了什么，不由得重新打量起他的脸。

袭击蜂屋的那个女人竟然能够全身而退，当场便逃出了夜总会。说起来的话，只能怪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即便是跟蜂屋近在咫尺的他的朋友，也没能反应过来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两个朋友竟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把开枪伤人的女人给拦下来。从此以后，女人便隐没了踪迹，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说清楚她的真实身份。

话题暂且回到那三个追随者身上，由于那天晚上他们也只是第一次跟那女人在郁金香碰面而已，而且都喝得醉醺醺的，所以没有人问过那个女人的名字。至于郁金香的工作人员，他们也说，由于那个女人是头一次光顾，所以不清楚该客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当晚鲜花夜总会在场的客人当中，也没有人认识那个女人。

要说在这次事件当中最让人觉得不可理解的，便是就连被袭击的当事人蜂屋小市也说自己不认识那个女人。幸好女人射低了，蜂屋只是被击中了大腿，并不是什么致命伤。不过，蜂屋觉得自己当时好像被狐狸精给迷住了似的，来不及作出任何反应。

在这里，关于蜂屋小市的情况，尽我自己的所闻所知，先给读者朋友们简单地讲一讲。蜂屋是战后很快崭露头角的新兴画家之一，一直标榜自己是新思潮派。根据他提倡的观点来看，对于作为对象的实体无论采用如何精巧的手法进行描绘，都只不过是自然的模仿者而已。小说如果缺少了思想，就不能称之为小说。没有思想的小说，不过是一堆文字垃圾罢了。绘画也跟小说一样，没有思想内涵的绘画，只不过是在浪费颜料和纸张。对于有很多人看完他的画之后，觉得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思想的说法，据说蜂屋的解释是，说看不懂他蜂屋的绘画内涵的人，恰恰表明了他们自己思想的空虚贫瘠。

也许大家都看出来，蜂屋绝对是一个自视甚高的家伙，而且说句实话，按照他的理论，很不幸，我也被归到思想贫瘠的那一类人当中去了。他的画从绘画手法来看，可以说属于前期印象派，而且这一特点非

常明显。但是，对于他的绘画究竟想表达什么含义，却没有人能够说出个所以然来。在他的画中，经常能够看到女人怀抱着恐怖的骷髅、可爱的孩子被大蛇紧紧地缠住等形象。对于如此题材的绘画，蜂屋特别喜欢拟用“人生之苦”、“女人的神秘”等故弄玄虚的标题，而他自己觉得这正是他的绘画的独到之处。或许这些处理方法在某些方面确实表现出他的思想，但是如果一定要我说的话，我总觉得对绘画作如此的处理，恰恰反映出他只不过是一个很不成熟的通俗画家的本质。然而，蜂屋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一看到自己弄不明白的事物，便会不由自主地心生敬畏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正是由于对观赏者心理状态的把握，才造就了蜂屋所谓的成功。

前面已经交代过，蜂屋身体有缺陷，是一位佝偻患者。不过，除了这一点之外，身体的其他部位都很正常。我曾经有一次看到他和街头小混混打斗的场面，才知道原来这个人力气极大。不知怎么地，看到后，我没有感到太多的吃惊，反倒觉得有些许恐惧。蜂屋长得也和平常人有所不同，是那种脸上透露出淡淡哀愁的美男子。在他的身上看不到艺术家应有的纤细外貌，反倒长着一副迫人的体格。上天有的时候会跟人开一些小玩笑，对于蜂屋来说，一副佝偻的身体，却配上了一张清秀的面庞。然而，正是因为上天的阴差阳错，才使得他成为了大名鼎鼎的浪荡公子。如果蜂屋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残疾人的话，他肯定不会那样拈花惹草。同样，如果只是长得面容清秀，而并没有佝偻在身的话，他也不可能成为玩弄女人的高手。矛盾有的时候反倒成了魅力所在。他虽然称得上美男子，但是身体却又有残缺，而且与此同时，又是一个极其有力量的人。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各式各样的女人們的芳心才会被他一网打尽。

有传言说，他是一个从来不在乎别人眼光、喜欢玩虐待的不折不扣的色情狂。对于这一传闻，我的的确确一点也不知道实情。说了这么多，总而言之，蜂屋就是这么一个人。以至于调查之初就连警察都不太敢相

信他所说的话。他们觉得，这是不是某一个跟蜂屋发生过关系的女人，因为心中的怨恨而对其打击报复呢。警察按照这一思路追问了很长时间。然而，无论怎么引导，蜂屋都坚称自己不认识那个女人。他还说，在案件发生之前，他从来没有跟那个女人打过照面，甚至连看都没看见过。如此一来，警方只好得出如下结论：应该是女人认错了人，又或者是女人当时喝醉了酒，正在发酒疯，以至于一时间精神错乱，导致了袭击的发生。既然警方的结论出来了，事情也就此暂时作罢。

“听说好像蜂屋在医院里待了差不多一个多月才出院。不过，这些事情和你刚才要说的话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被我这么一问，直记露出了一副可怕的表情，笑着说道：“是这么回事，八千代不是说想要结婚吗，那个结婚对象就是蜂屋小市。”

我吃惊地望着直记说道：“这么说的话……莫非袭击蜂屋的人就是……”

“被你说中了，就是八千代。不过这件事情我也是直到最近才知道的。关于鲜花夜总会事件，当时我也在报纸上看到过，但是没太在意。只是觉得，一个不入流的画家，被人袭击也好，被人杀了也罢，跟我的生活又能有多大的关系呢？然而事有凑巧，上一次八千代跟我聊天，说要和一个姓蜂屋的人结婚，我才第一次有所察觉，向她追问事情的来龙去脉。果然不出所料，那天晚上的女人果真就是八千代。”

说完之后，直记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大声地开始狂笑起来。一时间我也弄不清楚他究竟是因为什么事情发笑，被他吓了一大跳，只好呆呆地望着他，总觉得有种说不出的厌恶之感，让人心里面堵得慌。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你到底在笑什么啊……究竟八千代之前和蜂屋小市到底认不认识啊？”

听完我的话，直记又是一阵大笑。

“不认识。正是因为不认识，所以我才会觉得特别搞笑。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事情呢？正是因为愚蠢至极，才会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寅太，我刚才之所以笑，可并不是因为觉得奇怪。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感觉后背一阵阵的发凉。在那天晚上之前，八千代就连蜂屋的蜂字怎么写都不知道，更不要说见过面了。估计她连想都不会想到，世界上竟然还会有如此奇怪的人存在。”

“照你这么说的话，那为什么……”

“问得好。寅太，我今天想跟你说的，其实……是很古老的孽缘故事，是一个关于家族诅咒的故事。我说屋代，关于古神家族的事情，你多少知道一些吧？”

“具体的情况我不大清楚，差不多都是偶尔从你嘴里听到的而已。我竟然连古时候的领主以及他们的子孙都不知道，实在是再可惜不过的事情了……”

“不要装傻了。你应该知道古神家族有一种代代相传的遗传病——佝偻病吧。现如今，八千代的哥哥，一个叫守卫的家伙就是佝偻病患者。”

对于直记所说的话，我感到有些吃惊。虽然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些跟八千代的袭击事件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但是关于古神家族成员里经常会出现佝偻病患者的事情，实际上我小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了。

我的老家位于冈山县与鸟取县的接壤地带，世世代代都是住在山里面的庄稼人。在旧幕府时期，那一带的领主就是古神家族，俸禄大约在一万零五百石左右。这个数字也就刚刚够大名的最低标准，但是到了明治时期^①，古神家族还是跻身于华族之列，一直到今天，家族还承袭着子爵的爵位。与其说是古神家族，倒不如说是古神家族的领地周围，从很早开始，就经常出现佝偻病患者。与其说是遗传，倒不如说是一种风土病。即便是到了今天，山里面的生活也非常不方便，更不要说在江户时代了，那时的交通状况肯定更加艰难，再加上远离海岸线，人们几乎没

^①日本睦仁天皇在位期间使用的年号，时间为1868年至1911年。

有吃过海产品，导致碘的摄入极度不足，最后便造成了骨骼方面的异常。

“佝偻的事情，我还真的知道一些呢。现在佝偻的现象越来越少，几乎很难再看见。不过，据说好像在原来的领主家族里面，至今还遗传有这种疾病。”

“说得对。那可是世世代代遗传下来，而且是非常典型的那种。这跟蜂屋的病情很像。”

“不过，这些跟八千代……”

“你先别急。这不是刚开始要往下说嘛。听完可不许笑啊。不光是你，可能很多人都会说，现在不都已经是民主时代了吗，怎么还会有老掉牙的孽缘故事存在呢？话怎么说都行，我管不了。我只知道，在所谓民主日本的角落里，的确确实存在着很多让人心困苦不堪，有点像志怪小说一般的离奇故事。喂，你在没在听啊？”

八千代是前几年已经去世的古神织部的女儿，是守卫的妹妹，比守卫小九岁。只不过两人并非一母所生，八千代是二房所生。守卫的母亲很早便撒手人寰，八千代的母亲在生完八千代之后不久，便从侧室变成了正妻。她就是柳夫人，织部的遗孀，现在掌管着整个古神家族。

就在八千代快要降生的时候，作为父亲的织部子爵心里虽兴奋，但更多的却是担心。原因就在于那时作为同父异母哥哥的守卫已经有七八岁了，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守卫隐约地显示出了佝偻病的征兆。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全家人对于八千代的未来很是在意。于是，便将一直以来为家族服务的女算命先生请到了家里来，让她给算一算八千代将来的命运如何。

算命的老太婆听完之后说道：“请不要担心。大小姐将来一定不会成为佝偻。肯定能够健健康康、漂漂亮亮地长大成人。只不过……”

本来只要说到长大成人就可以，算命老太婆却在后面加上了一句吊人胃口的“只不过”。

“只不过，大小姐将来的夫婿会是个佝偻。虽然说起来让人伤心不